



周

曉

陸

陳

曉

捷

編

西北大學出版社

讀金日札

通義部份

王若曰

馬融尚書傳，又信之命，王若曰之解詁，曰若順也。本於爾雅釋言，清  
代說金文者，皆用馬說。直按：墨子說經上，解諾字有五義，曰相從、  
相去、先知、是、可。又云：過五諾，若負，無直，無說，用五諾若自然矣。  
墨子經文尚質，無直無說之者，大義是不用五諾，使不能直說。尚  
書及金文，王若曰，當即王直說之義，是周人之諄言也。與馬融順  
說，義雖大旨相同，別為游人之語言也。

鎮江陳直著

○ 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「九五」規劃資助項目 金文及上辭皆作庚，或

金文及上辭皆作庚，或

# 讀金日札



26.32932

C655

0037282

摹廬叢著總第一冊

周曉陸 陳曉捷 編

# 讀金日札

鎮江陳直著



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「九五」規劃資助項目

西北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讀金日札/陳直著;周曉陸,陳曉捷編. —西安:西北大學出版社, 2000.11  
ISBN 7-5604-1377-3

I. 讀… II. ①陳…②周…③陳… III. 考古學—金文—古文字研究  
IV. K877.3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0) 第 84919 號

讀金日札

陳直著 周曉陸 陳曉捷 編

\* \* \*

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

(西北大學校內 郵編 710069 電話 8302590)

新華書店經銷 西北工業大學印刷廠印刷

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開本 22.5印張 200千字

2000年11月第1版 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1—1000

ISBN 7-5604-1377-3/K·188 定價: 九十八圓

Z001. 2. 2

考古書店



陳直教授

(一九零一——一九八零)

此為摹廬翁七十三歲之著述。翁少時喜古文字學，後因改治秦漢史，未遑及此。現匯錄舊獲，搜發新知，成《日札》一卷。內容分：通義、傳世銅器、發掘銅器三類型，并附以戰國醫人鉢及陶器題字兩部分。在一通義一中說召字，說勾鑿；在一傳世銅器一中，考子媧子壺、簠侯少子簠、叔虛盤、鄂君啓節等，皆精湛之作。

(此簡介為陳直教授親撰，在《摹廬叢著簡介》第一篇。)

通義部份

王若曰

馬融尚書傳及信之命。王若曰之解詁曰若順也。奉於爾雅釋言。清代說金文者皆用馬說。直按墨子說經上解諾字有五義曰相經。相去。先知。是。可。又云。過五諾。若負。無直。無說。用五諾。若自然。墨子經文簡質。無直無說云者。大義是不用五諾。便不能直說。尚

甲種本 手稿

說。直按：墨子說經上，解諾字有五義，曰相

從，相去，先知，是，可，又云：過五諾，若

負，無直，無說，用五諾若自然者。墨子經文

簡質，無直無說云者，大義是不用五諾，便不

能直說。尚書及金文之王若曰，當即王直說之

乙種本 手稿

董武鐘

董武鐘文曰董武□□吳疆文六字在銘册又曰戎起□末文四字在兩鑿

許珊林藏前人多誤作商鐘。邦福寫其字體。与傳世戎

為越器考吳疆當即吳之疆域戎起當即指吳越戰爭末

墨遜遺札 手稿

# 序

陳邦懷

吾家四弟進宦近以所著《讀金日札》二冊寄余，屬為點定。展讀既竟，因寫後序，以論次之。

其考釋文字者：如《叔夷鏞》『邈或徒四千，為女敵寮』，進宦說：邈為甸之詭異字、從女謂齊國之女甸工。古甸文有『楚城遷蕈里甸』、『里□女烏』，皆可參證。如《毛公鼎》『亡不閑于文武耿光』，進宦說：《左傳·文六年》：『親帥扞之』，杜注：『扞、衛也』，本銘謂：『無不扞衛文武之耿光』，特假借里閤之閤為之。如《取虜盤》『用贖之麗妣』，進宦說：《說文》『臍或作肢，體四臍也，從肉，只聲』，《孟子》『四肢之於安逸』，《荀子》『如四臍之從心』；據此，只、支二字古通用，本銘『麗妣』字，當即『肢』之或體；《埤蒼》云：『肢，美女也』，本銘『麗妓』，蓋取於美女之義。如《齊國差鑿》『侯氏毋瘡毋癩』，進宦說：末一字或釋為癩，或釋為瘡；余釋為瘡字，《列子·楊朱篇》云：『薦以梁肉蘭橘，心痛體煩』；本銘謂祝齊侯無

災害、無煩鬱也。如《號季子白盤》銘中三「賜」字皆作「賜」，從日不從貝；進宦說：《考工記》云：「去一以為賢」，鄭注「賢，大穿也」，賢無大訓，賢當作賢；《說文》「賢，大口也」，可證；《考工記》以賢為賢，猶本銘以賜為賜也。如《秦右庶長歎封邑陶券》，進宦說：券文之右庶長歎，疑即壽燭；（家保之兄云：丞相燭戟亦當為壽燭所造）。《史記·穰侯魏冉〔列〕傳》云：「冉以昭王十四年謝病免相，以客卿壽燭為丞相」；歎、燭二字，音形均相近，蓋古文之假借字；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「顏歎」，《戰國策》作「顏燭」；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「王歎」，《說苑·立節篇》作「王蠟」；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「顏燭雛」，《史記》作「顏濁聚」；蓋歎、燭、蠟、蠟、濁、觸六字可以通假，古代文字主聲不主形也。以上皆為說字之確而可信者也。

其考證地理人物者：如說者謂金文媯陳作陳，齊陳作陳，後者為自加之區別。進宦說：陳之作陳、從土，在春秋時期《墜侯之孫鼎》已作「墜」。又如戰國時《楚王會志盤》及《楚陳爰金飯》皆作「陳」，是楚書亦如此，不獨田齊為然也。如說《邾公鈺鐘》之「邾」與《鼂公鐘》等器之「鼂」，實為二國，後人只熟悉魯附庸國邾婁之「邾」，不知江夏之「邾」，且將兩邾混為一談。（余曩年跋《邾公鈺鐘》，亦本《說文段注》及邾、鼂二國文字之有區別，知邾、鼂實為二國。今見進宦之稿，可謂不謀而合）。如《宗周鐘》「南國矧子，自虐我土」。進宦說：《鹽鐵論·循胡篇》云：「南越內侵滑（猾）服令……」，《漢書·南粵傳》作「服領」，蘇林注：

『山領名也』；本銘之『戠子』，為服國子爵，蓋居於服領，因為國名。如《曾姬無卣壺》銘『望安茲漾陲』，進宦說：《說文》解『漢』字云：『漢，水也，上流曰漾』；本銘之『漾陲』，當指漢水之上流而言，其葬地正楚境也。如《燕王職戈》之『燕王職』，進宦說：燕王職與太子平，當是燕昭王之一字一名；《周禮·天官·小宰》『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，一曰治職以平邦國』，又《周禮·地官·小司徒》『施其職而平其政』，職與平名字正相適應。如《師農鼎》銘之『司馬共』，郭沫若謂『司馬共』亦為『共伯和』；進宦說：本銘所稱『司馬共』共伯為爵名，不得單稱封邑之一字，倘稱為司馬共伯，即無疑義，如《揚簋》稱『司馬單伯』，是其例也；推知司馬為官名，共為人名，與共伯和非一人也。

至於考釋《鄂君啟節》，對於地理、典制及口頭語，多與《史記》記載相合，可補諸家考證所未及也。戰國醫人小璽匯考、陶文匯考，皆為有系統之研究，多所發明。西安段氏所藏《秦右庶長獸封邑陶券》亦始著錄於是書；考定券文之四年，即秦惠文君之四年，於官名、人名，考證頗詳。

又如《秦十三年相邦戟》銘『工大人耆』，進宦說：『工大人』亦見於楚漆奩文『工大人臺』；蓋秦、楚兩國皆有『工大人』之名稱；此可糾正余說之誤者（余文詳見《文物》一九六四年二期）。『如』《行氣玉銘文》，余曾為考釋，以稿寄進宦商榷；進宦說：前五句是說行氣之



功效，後四句是說行氣反功之流弊，故總結為順則生、逆則死也；於銘文之脈絡，分析明確，可補余之疏漏。

進宦於解放後，任西北大學歷史講席，課餘寫作，日有定程，其已成者有《史記、漢書新證》、《居延漢簡綜論》及《「居延漢簡」解要》等書，約有二百萬言。去年讀周秦諸子，成日札二冊。今年「一九七四年」讀兩周金文，又成日札二冊。其治學之勤，著書之多，在吾家兄弟三人中，進宦當為巨擘矣。此稿考證之精確者，已略如上述。其有可商榷者，已為簽注，俟進宦斟酌刪改，茲不復及云。

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二日，寫於天津，時年七十八。

《讀金日札》說之精者，已於「一月十二日」序中列舉若干條，但因限於篇幅，未能多舉也。今再述之，恐仍有遺珠之憾。

說金文『爻』作『𠄎』，取六爻交錯之象，本於《周易》可知。按殷商卜辭『爻』字皆作『爻』，無一作『𠄎』者。

說金文『若召公壽』，即《詩》『作召公考』之義。

說《楚王志鼎》文『戰獲兵銅』，是指楚俘得秦魏二國之兵器。

說《籀侯少子簋》銘文，新解多為人所未詳者。

說《子姒迹子壺》文，分析極當。

說《上郡守趙戈》文之「趙」，即《「史記·秦本紀」之「左更錯」。

說《呂不韋戈》之「屬邦」，「應為典屬國最初之簡稱」。

說《楚王畚肯鼎》之「畚肯」，「應為楚幽王熊悍之同母弟哀王猶，猶簡寫肯，即肯字之訛」。此說雖無確證，而我甚信之。

說《趙春平侯劍》，於春平侯封侯及為相國之年代，考證甚詳。

說《安邑下官鍾》，疑為秦第二次收安邑時所得，至於「十三斗一升」及「至此」兩刻款，此秦人得器後之校準，故字體有所不同。

說《秦麗山園鍾》之「園」，知稱陵墓之地為園，蓋始於秦代，兩漢因之。

說《號太子元徒戈》之「徒」，係「斲」徒所用之戈。

說《呂不韋寺工「讐」戈》之「寺工」，當作官寺之工解。陶齋所藏作「工龍」者，為「讐」字省文，猶趙左師觸「讐」或作觸龍也。

說《吳諸樊劍》文，足補正商說之紕繆。

說《越王州勾劍》文之「州勾」，即《竹書紀年》之「朱勾」。

說《仰天湖楚竹簡》之『魯飯』『是楚屬地魯陽所造的鉸金，與郢爰、陳爰紀載地名正同』。可正史說齊魯一帶通用鉸金之訛。

說《上陽行邑大夫璽》，於地名、行邑、大夫考證甚詳。

《日札》中亦有說之可商者，我所見到的，列舉於後，所提各條，未必盡是，尚待酌定。

說『周金文「荀」字皆作「筍」，從竹，蓋從艸為後起字』。今按金文『筍』字，上從竹，下從旬（即昫，見《說文》）。『金文從艸從竹，可以互用』。似可改為金文從竹之字，後世或改從艸，如《筍小子簋》，今本《春秋》經傳書作『莒』也，漢石經亦從竹。

說盤條，可添『漢東海宮司空槃、新莽承水槃，皆從木』。

說稻字下：『容庚說從艸殆是』，此句可刪。兄有說稻字一條，於讀偃。金文稻字左從艸，其義即《周禮·稻人》鄭注所說『偃豬者，畜水之陂也』。（說稻一條另抄上）。

說《般作父己甗》之『咸』字，可商榷。今按銘文大例，『咸，王商（賞）作册般貝』，不可以『咸王商』三字作一句讀。

說《曾姬無卣壺》，引用《許者俞鉦壺》，叙為蒿君所贈云云。今按鉦城銘文不是蒿字，記得篆文上從止，實不從艸。《文物》所載銘文照片及某君考釋，我曾對照片看釋文，知某君釋

『嵩』為『蒿』，是誤釋也。

說《曾大保盆》，『亟用其吉金』，今按『亟』字恐是太保之名，此字似以連上句為好。

說《呂太叔之子斧》，『賁字在金文中有兩訓，寫法雖同，音義各別』。以上三句可刪改。今按斧文『賁車』之賁從戈，引《周禮》釋為貳車之貳。鐘文『不賁』之賁從戈，引《月令》釋為差賁（貳）之賁，皆是也。但『賁』與『賁』，寫法不同，爭在一筆，故須刪改。

說《~~肇~~肇家鬲》，『此器曾藏泰州夏氏，蓋後流入滬市者』。按『此器曾藏鎮江周氏（周瑞芝，係吉六先生之妻兄，我家之拓本即吉六先生所贈），周氏寓居泰州，清末，泰州牧某從周氏購此鬲以獻端方，《陶齋吉金錄》曾著錄也』。

說《蒿君鉦壑》，今按『嵩』從止，非從艸，皖博物館釋『蒿』不可信。

寫寄

摹廬四弟聊代面說，無所不談，如四十年前，在玉帶橋范寓中談藝之時，信可樂也！兄近來眼胡日甚，書此草草，惟諒之。

七五年一月十三日

弟說『毫陶』當為『薄陶』的假借字（《左傳》『毫社災』，《公羊傳》作『薄社』），薄質堅

細的陶，可能受古代黑陶薄質傳統的影響。我曾注意『毫陶』二字，認為毫薄同聲通用字（不知《左傳》『毫社』而《公羊傳》作『薄社』）；并且驗有『毫區』字者，其質比灰陶細而薄，確是黑陶而且光澤。此說曾於上次信中說過，因未得回信，恐前信失落，特再詳之。十四早又及。

# 序

李學勤

西北大學周曉陸先生等整理陳直先生遺著《讀金日札》，先有部分刊於《東南文化》雜誌，現又以全書交西北大學出版社印行，囑我作一小序，說明此書的價值，是我深深引為榮幸的事。

丹徒陳氏兄弟三位先生：陳邦福（字墨遙）、陳邦懷（字保之）、陳直（原名邦直，字進宦、後作進宜），自二十年代以來，即對文物考古之學多有貢獻。三先生早年出版著作，都受羅振玉、王國維學風影響，集中於殷墟甲骨文的研究。陳邦懷先生曾於一九二五年出有《殷墟書契考釋小箋》，兩年後又有《殷契拾遺》；繼之陳邦福先生在一九二八年有《殷墟薈契考》，一九二九年有《殷契辨疑》、《殷契說存》；陳直先生也在一九三〇年有《殷契臚義》。此後三人治學趨向漸有異同，如陳邦懷先生於金文用力獨多，所著《嗣樸齋金文跋》近年在香港出版，又有專門輯錄殷商金文的《商金文萃》（未印行，自序見江蘇《文教資料》一九九九年第四

期)。陳直先生則以秦漢文物、歷史的研究名世，論作十分宏富，在金文，特別是殷周金文方面的成果，過去鮮為人知。《讀金日札》的發表，使我們對陳直先生學術的博通一面，能有更多的認識。

在中國古文字諸多門類中，金文的時代跨度最大。其萌芽在商代前期，於商末而繁興，及西周而極盛，至戰國更別闢境界，傳流秦漢，歷久不衰，因而特為學者所重。金文還有一種特點，就是能與古書彼此印證，所以前人研索金文，一定要引據同時期的文獻，例如以《詩》、《書》等比勘殷周金文，以《春秋》經傳對照春秋金文，這是王國維先生所倡「二重證據法」的實際運用。陳直先生的金文研究，特色在以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為本，不僅依據《史》《漢》，系統地分析考察秦漢金文，有很多創見，在研究秦以前金文時，也多自《史》、《漢》出發，提出一系列新見解、新問題。

陳直先生生平學術，本來是以《史》、《漢》，尤其是《漢書》為中心點。他在一九五九年版的《漢書新證》序言中，曾叙及其伯父、父親均受業於以《漢書補注》著稱的長沙王先謙，他自幼旁聽父親講授《史》、《漢》，十三歲起點讀兩書，後來遂有《史記新證》、《漢書新證》之作。大家知道，由于秦代焚書，中國古代文化傳統險瀕斷絕，幸有漢世學者掇拾整理，才得復興，因而後人探溯古代，不能不從漢人學術入手。陳直先生以深厚的《史》、《漢》根柢而治

金文，自然會有豐富收獲。這同曾著《漢書窺管》等書的長沙楊樹達先生晚年作《積微居金文說》，在『主要參考書目』的內標舉《史》《漢》，學術取徑可謂相似。

我在五十年代初讀甲骨學書，讀過陳直先生的《殷契賸義》。五十年代末，獲見《漢書新證》和《兩漢經濟史料論叢》，更增景仰。見到陳直先生，是在一九六二年，我到西北大學參加校慶的時候，嗣後屢有通信，多蒙指教。『文革』後，一九八一年我到西大講課，至校次日早晨，陳直先生竟在準備見我之時去世，使我哀傷不已。關於這一情況，在紀念陳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際我有小文，已收入《陳直先生紀念文集》。現在有機會為《讀金日札》作序，謹在此再次表達懷念陳先生的心情。

陳先生在《摹廬叢著七種》自序內敘述，他『五十二歲時，開始寫作，十餘年間，朝夕不懈，先後成著述十八種，約有二百萬言』。這十八種著作是：《讀金日札》、《讀子日札》、《漢書新證》、《史記新證》、《居延漢簡綜論》、《居延漢簡解要》、《居延漢簡紀年》、《居延漢簡甲編釋文訂誤》、《敦煌漢簡釋文平議》、《關中秦漢陶錄》、《秦漢瓦當概述》、《兩漢經濟史料論叢》、《鹽鐵論解要》、《三輔黃圖校證》、《古籍述聞》、《顏氏家訓注補正》、《南北朝王謝元氏世系表》和《文史考古論叢》。如今《讀金日札》出版，可以說陳先生的一生成果大體已公布于世，這是足以告慰於陳先生的。不過這大量著作係由不同出版社陸續分散出版，有的印數甚少，流傳



未廣，國內外學者及圖書館很難收藏完備，況且陳直先生早年作品尚不在其內。十分希望在不  
久的將來能編印陳直先生的全集，如能把陳氏三位先生的著作匯總刊行，就更有學術史的重要  
意義。相信這個願望，會有實現的一天。

二〇〇〇年七月十五日